

《丝路游》丛书

肖廉 著

塔克拉玛干环游记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肖廉著

塔克拉玛干环游记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塔克拉玛干环游记

肖 廉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西红路118号)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1/32 10.75印张 240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80547-038-3/Z·5 定价：4.00元

前 言

据说，“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上个世纪德国学者弗迪南德·范李奇索芬男爵创造的。可能是吧，反正我国史书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丝绸之路”这个词儿。它有多长的历史呢？有人说罗马人第一次看见丝绸是在公元前53年。就算是吧，那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何况，在这之前，已有许许多多中国人沿着这条道路西游了。西汉的张骞曾沿着这条路出使过大月氏（前138——前126年），李广利将军曾率领6万大军沿着这条路去讨伐大宛（今费尔干那盆地）从而“暴兵威于天下”（前102年）……那么，再以前呢？有没有人沿着这条路西游过？有。在中国古老的传说中，还有黄帝的乐师伶伦，周人的亲属赤乌氏，以及周朝一个特别喜爱旅游的帝王——穆天子。

这条东起长安西至罗马、全长70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原有两条：从敦煌开始，沿昆仑山北坡而行是南道；沿天山南坡而行是北道。南道和北道之间就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了。这32万平方公里的大漠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称为“死亡之海”。是的，在那些年代，没有人能够横穿这褐色的瀚海，斯

文赫定只横穿了一角就差点儿被埋葬。

但是，塔克拉玛干四周却有无数的、彼此孤立的绿洲，那是天山、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的融雪形成的河流浇灌出来的。如果我们围绕着塔克拉玛干环游一周，也就等于走了“丝绸之路”新疆境内的南道和北道。这是丝绸之路之上最为艰难险阻的一段。在茫无边际的沙漠戈壁，如果断水或迷路，那是十分危险的。一场沙暴也足以使数十乃至数百名贩运丝绸的商人和他们的牲畜暴尸荒野。这种死是“不朽”的，因为沙漠地区的空气特别干燥，人死后很快就脱水变成了干尸。在高寒缺氧的帕米尔高原上，一场暴风雪或雪崩，一场由突发的暴雨引起的洪水、泥石流也会造成无数人畜丧命。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条用白骨铺砌成的道路，而沿途的白骨往往又是后者藉以前进的路标！

在中国，《西游记》这部长篇小说可谓家喻户晓。可惜，作者吴承恩并没有走过这条路，当然也没有孙悟空、猪八戒什么的。但去西天取经的和尚玄奘却实有其人。他是在唐贞观元年（627年）秋八月偷偷地跟着商人一起离开长安的，直到贞观五年末才到达摩揭陀。他进入当时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跟随著名的戒贤法师学习了5年，后来又遍游各地讲经传道，贞观十九年正月才回到长安，历时19年，行程5万余里。他去的时候走的北道，回来时改走南道，所以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的片片绿洲都留下了他艰难跋涉的足印。这位闻名世界的大旅行家此行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大唐西域记》。

其实，玄奘并非唯一的也不是最早到西天（天竺，

今印度)取经的和尚。公元399年,65岁的东晋和尚法显毅然踏上了这条艰难困苦的道路而且大部分是步行的。他也是去时走北道,归途取南道,回来时他已经70多岁了。他走这条路要比意大利旅行家马克·波罗早800多年。他也有著作传世,叫《佛国记》。

如果我们把这条漫长的古道比作一首长诗的话,那么沿途的城市、村庄、驿站、烽燧、寺庙等等,就是这首长诗的逗点儿。而塔克拉玛干四周的这些彼此孤立的绿洲呢,后来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由于河流退缩或改道,由于战乱,由于瘟疫,由于谁也说不清楚的种种原因,它们相继变成了废墟,象楼兰,象精绝……这些大大小小的古城遗址大约有300个左右。有些报警的烽燧,依旧戟戟子立于褐灰色的戈壁沙漠中,象一个个沉重的感叹号!

作为新闻记者,我曾多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那些孤独的绿洲中采访。当我睡在高级宾馆的席梦思床上或被沙暴围困的小旅店里的硬板床上的时候,当我乘坐空调汽车或者骑在毛驴背上在这古老的商道上行走的时候,叮咚作响的驼铃声经常闯入我的梦境或不停地在我耳边回响。还有李广利、高仙芝将军的金戈铁马、法显步履蹒跚踽踽独行的身影、玄奘疲惫的面容和落满灰尘的袈裟,还有马克·波罗的飒爽英姿……就象一部无头无尾又无声的电影一样,时时在我的脑海中映现。

于是我想,我应该写一本游记,把今天塔克拉玛干四周的情景告诉人们。这个想法就象一团火焰一样在我的心中燃烧了好几年。但总因公务繁忙而迟迟没有行动。

后来我离休了。那海洋般辽阔的大漠和大漠变幻莫测的新月形沙丘，那大漠边缘绿洲中树荫掩映的农家小院和小院中殷勤好客的维吾尔人，那丛生着红柳、芦苇等植被的荒漠草滩上孤独的牧羊人，那无边无际的原始胡杨林和朝霞般艳丽的野麻花，那坟墓般寂静的古城废墟和巍然屹立的烽燧，那帕米尔高原上沉默的冰山和锦绣丝毯般美丽的草原，还有淡蓝色的孔雀河，被称作脱缰野马的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都令我心驰神往。

于是我想独自一人沿塔克拉玛干大漠环游一周并写本游记以了宿愿。但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太的这种离奇而冒险的举动别人会怎么想怎么说呢？

管他呢，法显走这条路时不是已经70多岁了而且是步行的吗？我1980年在米兰采访时正好遇到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这位著名的西域小说家当时也70多岁了，还对丝绸之路魂牵梦绕，一往情深，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并写了《我的西域纪行》，我又有什么理由为之却步呢？

于是，1986年的4月4日，我踏上了路程。亲爱的读者，你如果对这种奇特的旅行感兴趣的话，请随我围着塔克拉玛干大漠绕行一圈。

目 录

飞越天山·····	(1)
千树万树梨花开·····	(6)
红色的奥秘·····	(14)
秦时明月汉时关·····	(17)
博斯腾湖揽胜·····	(21)
夜过策大雅·····	(31)
轮台古今·····	(35)
在阳霞·····	(41)
今日龟兹·····	(51)
龟兹石窟艺术与千泪泉的传说·····	(59)
大龙池与昭怙厘寺·····	(78)
烽燧古道烟尘绝·····	(86)
胡杨树和“黑珍珠”·····	(93)
塔里木人和神秘的古城废墟·····	(111)
“天方列圣”及其它·····	(117)
姑墨古城展新姿·····	(123)
阿拉尔没有古迹·····	(128)
乌什——山城、泉城、花鸟城·····	(136)
五十三团见闻·····	(148)
三岔口·····	(160)

喀什，你好！	(163)
中亚第一大巴扎	(169)
香妃的传说与阿巴克霍加墓	(175)
艾提尕尔清真寺与古尔邦节时的艾提尕尔 广场	(180)
乌帕尔的圣人山	(188)
葱岭行	(194)
石头城与“汉日天种”	(202)
红其拉甫口岸札记	(210)
外办主任的传奇故事	(217)
地乳、传丝公主画版及其它	(228)
四访和田	(238)
丝路南道上一片孤独的小绿洲——民丰	(250)
在尼雅河的尽头处	(258)
昆仑山下采金人	(270)
“草上飞”大漠遇险	(276)
且末印象	(285)
楼兰——鄯善——若羌	(295)
两探阿尔金山	(306)
米兰之忆	(318)
井上靖在米兰	(332)

飞越天山

这架只能坐十几个人的双水獭式小客机就象只大鸟，它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后在天空潇洒地打了个旋儿就一直向南，不一会儿就飞到了天山的上空。

从高空向下俯视，天山就象凝固的大海，高高耸起的山巅是浪峰，广袤的山间谷地是平静的海面，而皑皑白雪则是波涛激起的浪花。飘渺的白云给天山遮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使它具有有一种神秘的朦胧美。

没有到过西北的人很难想象真正的大山是怎么回事，还以为嵩山、华山、峨眉山那就是高山了呢，其实，要和天山相比，它们只不过是一些精巧的小摆设罢了。

天山有多大呢？它约占新疆面积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它占地30多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合并后的德国那么大，即使乘坐双水獭飞越天山也得一个多小时。

天山有多高呢？它海拔多在3000米——5000米之间，中苏边界的汗腾格里峰高达6995米。这些巍峨陡峭的山峰剑一般直插云天，峰顶终年积雪不化，象白发苍苍的老翁。它这么高大，难怪叫天山呢！这条巨龙大致呈东西走向横卧在新疆中部，把新疆分割为南疆和北疆。

不过，天山和它的弟弟——比它晚出生的昆仑山相比，还算是中等身材呢。我们所要游历的这一地区被称作塔里木盆地，它被天山、喀喇昆仑山、昆仑山以及阿尔金山从北、西、南三面紧紧地包围着，因而成了这个地球上离海洋最远、最干旱的地区。

不过，天山也并不总是一副冷峻的面孔，它的怀抱里也有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鲜花盛开的草原和美丽迷人的清泉湖泊，只不过飞行这条航线是看不到这一切的。如果你有机会去一趟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靖县境内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你就会对天山神奇美妙的另一个侧面有所了解。那儿是烟波浩淼的开都河的发源地，是天鹅的故乡，被称作天鹅湖。

关于开都河，史书上称它为“敦薨之水”。在传说中，它就是《西游记》中沙和尚成精的那条流沙河，就象吐鲁番的火焰山在传说中是孙悟空三调芭蕉扇的地方一样。不过这开都河的河床的确是流沙淤积，听说在修桥的时候，打下几十米深仍然是流沙，以致桥墩无法落实。

巴音布鲁克草原是天山怀抱中的一块苍翠碧绿、描金镶彩的翡翠盘，我曾随自治区自然保护办公室的同志去拜访过人们心目中神圣、纯洁、坚贞的象征——天鹅。进入巴音布鲁克就象进入了仙境。路边泉水淙淙，芳草萋萋；头顶云雾缭绕，时晴时雨；成群的骏马、牦牛、骆驼、绵羊和山羊在开放着黄色、蓝色和白色小花的草滩上安详地吃草、憩息；鹞鹰、秃鹫和红隼在低空盘旋寻觅食物；野兔、旱獭扭动着肥胖的身躯在追逐嬉戏。奶茶的芳香伴着炊烟从点点毡房飘逸而出，有时还

伴着欢快的马头琴声。

所谓天鹅湖，其实是一大片沼泽。当地的蒙古族牧民对我说，这沼泽的水是由77个大坂（山坡）上的融雪水交汇而成的。这里清泉密布，港汊交错，迂回曲折，形成无数个小岛。这些小岛正是天鹅产卵最理想的地方，每年春末，从南亚、中东等地旅游归来的天鹅，一双双一对对落在湖心小岛上，在这里喁喁谈情，生儿育女。

那是个阴冷的雨天，我们在招待所住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早晨乘车来到巴音乡，先在宗格鲁普乡长家喝了香甜的奶酒，听了美妙动人的祝酒歌，然后在乡长的指点下爬上了一个长着许多白蘑菇的小山包。啊，天鹅！这么容易就看到了天鹅，真大出我的意料之外。这些圣洁的鸟儿总是成双成对，有的在水中飘游，荡起层层涟漪；有的张开羽翼拍击水面，发出啪啪的声响。它们还不时腾空而起，在蔚蓝色的天空里矫健地翱翔，象一朵朵飘浮的白云。

在小岛上的草丛中，尽职的父母正聚精会神地抚育它们的儿女。天鹅的夫妻关系完全是平等的，孵雏的任务由爸爸妈妈轮流承担。公天鹅可不象公鸡那般“大男子主义”，让母鸡一方操劳。天鹅夫妻一方孵雏的时候，另一方往往只利用短时间出外觅食，吃饱肚子以后，赶紧回到家里，呆在配偶身边站岗放哨。

在另一片沼泽地上，我们还看到了更多种类的水鸟：灰鹤、白鹭、斑头雁、棕尾鸳、雁鸥、金雕以及各种各样的野鸭。最多的就是野鸭，一群就有几百只。在这草绿天蓝、流水湾湾、四周皑皑雪峰耸立的雅境之

中，各种水鸟发出不同的叫声：唧唧、呷呷、吱吱、呦呦……这鸣叫声组成了一部庞杂的交响乐曲，而天鹅的长鸣，则是这奇妙乐曲的主旋律。望着这旖旎风光，听着这仙乐般的鸣奏，我几乎忘记了身在何处。

天鹅是美丽的，可也很清高，多在水中或湖心高地上活动，人很难接近它们，只能从望远镜中仔细观察它们“白毛浮绿水”或“曲颈向天歌”的俏丽姿容，“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巴音布鲁克能够成为天鹅的故乡，首先是由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同时也由于它独特的气候条件。当地气象站的同志告诉我，这里的海拔高度是2300米，没有明显的四季，只有寒季和暖季之分。每年6—8月是暖季，平均气温 8°C — 10°C ，最热的7月份一般也只达到 20°C 。1978年7月18日，这里的气温曾达到 27°C ，这是该气象站20多年来最热的一天。这里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276.3毫米。各种各样繁茂的水生物是天鹅丰美的佳肴。

天鹅能在巴音布鲁克繁衍生息还由于当地蒙古族牧民非常爱护这种鸟儿，他们从不捕杀天鹅，也不捡拾天鹅蛋，虽然天鹅的肉和蛋都是上品美味。他们认为天鹅是长寿神鸟，是吉祥物。天鹅对爱情异常忠贞，一只死了，另一只终身不再婚配，甚至以死殉情也屡有所见。一位牧民告诉我，他有一次骑马路过这里，看见一只天鹅守着它死去的“情人”哀恸长鸣痛不欲生。这牧民就把这只天鹅抱回家中，给它喂食，它不吃，给它喂水，它不喝。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天鹅飞走了。过了两天，这位牧民又从那里经过，发现那里有两具天鹅尸体交颈而卧。

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天鹅的数量正在日趋减少，有绝种的可能。人类理应很好地保护它们，所以那里成立了天鹅自然保护区。这些美丽的水鸟不仅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而且有科研价值。目前我们只知道它属雁目鸭科，很通灵性，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每年春季它们结队而来，然后以家庭为单位分散活动。到了秋季，它们带领自己的儿女“奉命”集中，结队而去。这种现象使人自然想到：它们的领袖是怎样产生的？领袖又是以怎样的信息来指挥它的部队的？它们有语言吗？这些勇敢的飞行家每年要飞越许多国家和地区，行程千万里，它们是怎样做到准确无误地识别方向、辨认目标的呢？

巴音布鲁克草原很美丽，也很严酷。除6月至8月的暖季之外，气温一直较低。说来也怪，这里草原上生长的茅草在 -10°C 的气温下不但冻不死，而且可以照样生长。到了寒季，气温常常可以下降到 -40°C ，有时还刮12级大风。严寒对绝大多数候鸟没有影响，因为它们已经飞走了。但是，据一些牧民反映，也有一些天鹅不飞往热带，留下来过冬。它们多半是一些出生较晚翅膀还没有长硬，难以胜任长途飞行的雏鹅。虽然泉水附近水面不结冰，但是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天鹅赖以生存活动的水面越来越小，它们不得不离开原来的水面到别处去寻觅食物。可是上岸不久，它们的脚和翅膀就被冻结在冰面上了，于是它们就成了狼和狐狸的腹中食，很少有能度过漫长的冬季而存活下来的。我去的时候，当地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计划冬季为这些留下来的天鹅搭建一些简易的栖身之所并准备一些食物，以便它们能安

全过冬。近几年我再没有去那里，不知他们那样做了没有，成效如何。不过我想，如果它们真地留下来过冬，那岂不成了留鸟而不再是候鸟了？也许，到了下一个秋季它们将随大队赴热带过冬吧？谁知道呢？

哦，还是让我们回到那架双水獭式小客机上去吧，它现在开始降低飞行高度了。从舷窗往下看，天山公路被太阳照得亮闪闪的，象一条扭动的银蛇；而铁路呢？象两条细细的银线，盘亘在幽暗的山腰峡谷之中，时隐时现。

看见房屋了，象儿童搭起的积木。农田象大棋盘，被水渠和林带分割成无数的方块，一方浅绿，一方嫩黄，而更多的是褐灰色。建筑物越来越密集。无数象甲虫般爬行的汽车在笔直的柏油公路上蠕动。电杆、成行成片的树木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市到了！

千树万树梨花开

“库尔勒”是什么意思是哪个民族的语言呢？不知道，也不知该上哪儿去打听。反正，我的环游计划就从这里正式开始了。我将首先沿着天山南坡、傍着塔克拉玛干大漠北缘向西行进，然后登上帕米尔高原一直走到中国和巴基斯坦边界的红其拉甫口岸，再沿着喀喇昆仑

山、昆仑山东北坡、傍着塔克拉玛干大漠西南缘往东，走到米兰之后折向北回到库尔勒市，这大概需要半年时间。

正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季节。杏树枝头长满豆粒大的紫红色的花蕾，柳树柔软的枝条上也吐出了嫩黄色的小叶片。几只麻雀在柳枝上荡着秋千，热烈地欢叫着。孔雀河舒展开僵硬了许久的腰肢，缓缓地奔流着，向大地低语着什么。本来这正是南疆地区风沙迷漫的季节，可我这次却赶上了少有的晴朗无风的好天气。无疑，这是和近些年大规模植树造林改变了绿洲局部小气候有关的，风沙肆虐的程度比前些年减轻多了。

库尔勒是古老而又年轻的，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史书的记载上溯到汉代的危须国。然而从汉代到民国，在这漫长的两千多年中，库尔勒似乎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这个小镇的总人口不过3500人。我看过一位叫作潘介凡的老先生写的一份资料，说库尔勒这个小镇在70年前是由焉耆府管辖的，分回、汉二城。汉城是个古老的小城池，设有守备1员，统领着不足200名士卒，主要任务是镇守铁门关。小城池外面是一片荒地，附近有一处坟园，还有城隍庙和娘娘庙各一座，两家开店的，一家烧酒的，再有就是四户种地的回族人了。其荒凉冷落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回城距汉城有两公里路，比汉城要繁华一些。这里除了有稽查处、官钱局、统税局之外，还有转送邮件的“马脖子”（奇怪，为什么叫“马脖子”呢）。

作为一个小镇，回城除了官衙门还有3座土产铺、4座京广杂货铺、3座饭馆和1座中药铺。也有饕房^{〔注1〕}、

糖房、裁缝铺和织布的以及做皮靴皮帽的店铺，还有一座铁匠铺。

作为一座现代城市，库尔勒不过7周岁，它是我们共和国成立30周年时建立的，目前人口约13万。它是南疆地区的一座比较整齐干净的城市。宽阔的马路两旁一座座新楼巍巍耸立，它们的风格都很相近，楼体表面都是用淡绿色和米黄色水刷石加镜片屑装修而成的，显得清新典雅，富丽堂皇。

人民路两旁的林带是由馒头柳、垂柳和香梨树相间栽种而成的，库尔勒人民骄傲地称它为香梨街。此时，小梨树的枝头也已长出嫩黄的芽苞，还分不清是叶片或是花蕾。我想，到秋天在这条街上漫步，岂不是一伸手就可以摘到甜脆无比举世无双的香梨吗？

是的，库尔勒的香梨是举世无双的，它使库尔勒这座小小的塞外边城名扬天下。目前它每年生产香梨近万吨，大部分销往香港、新加坡等地。现在虽已是4月份，但大街上仍然可以买到金黄脆嫩的香梨。经过半年多的储存，这些香梨比秋天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更加甜了，甜得流蜜。

每年4月中旬是梨树开花的季节。“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的佳句，他是借梨花盛开的情景来描写雪景的。岑参是唐代少有的真正到过新疆的边塞诗人。天宝十三年，他曾在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处任判官（文书官），驻轮台。不过不是现在南疆的汉代轮台，而是北疆的唐代轮台。这首《白雪歌》也是在北疆轮台写成的，不然怎么会“八月即飞雪”、“瀚海阑干